

周谷城主编

中国文化史丛书

ZHONGGUO WENHUASHI CONGSHU

方言与中国文化

周振鹤 游汝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丛书常务编辑 王有为
丛书封面装帧 范一辛
本书责任编辑 王有为

• 中国文化史丛书 •

周谷城 主编

方言与中国文化

周振鹤 游汝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6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0 1/32 印张 9.125 插页 1 字数 177,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内精装本 2,000册)

书号 7074·843

定价 平装本 2.35元 精装本 3.85元

《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周谷城

编委 (依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王 亮 | 叶亚廉 | 包遵信 |
| 刘再复 | 刘志琴 | 刘泽华 |
| 朱维铮* | 纪树立 | 李学勤 |
| 李致思 | 张 磊 | 张广达 |
| 金冲及 | 金维诺 | 庞 朴* |
| 姜义华 | 陶 阳 | |

[有*号者为编委会常务联系人]

编者献辞

以悠久、丰富、灿烂见称于世的中国文化，哺育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华民族。

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文化，为人类的进步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珍藏。

今天，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正在大踏步地迈向新的纪元；世界上过度物质化了的国家，重新又把它们的目光投向文明的古邦。

于是，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论它的千秋功过，规划它的锦绣前程，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这套丛书，因此诞生了！

我们设想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诸如区域文化，民族文化，考古学文化，科学工艺，生活起居，思想学说，语言文字，艺术文学，体育武术，宗教神话，文化制度，文化事业，文化运动，文化交流与比较等等。

当然还需要综合性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期待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通史著作问世。在这以前，以体现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特色为宗旨的一系列著作，也将列入我们的

丛书。

既称丛书，又受作者、编者和出版者各种条件的限制，内容自然难免不齐。我们企求在不齐中略见一致，所以争取在五年内先刊行五十种，以期初见系统性。但愿我们的初衷，十年刊行一百种，能够实现，那时读者也许会觉得这套丛书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了。

任何关于编好出好这套丛书的建议和批评，我们都竭诚欢迎。

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

1984年10月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言 | 1 |
| 第一节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 1 |
| 第二节 方言和语言的关系 | 4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方言 | 6 |
| 第四节 汉语方言分化的历史背景 | 9 |
| 第五节 汉语方言研究史梗概 | 10 |
| 第二章 方言与移民的关系 | 15 |
| 第一节 移民特征和方言演化的关系 | 16 |
| 第二节 移民方式和方言地理分布类型 | 27 |
| 第三节 移民与方言渊源和方言地理格局 | 37 |
| 第四节 方言学和移民史研究 | 45 |
| 第五节 方言的历史层次和移民的历史层次 | 49 |
| 第三章 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 | 54 |
| 第一节 现代方言区划和历史政区地理 | 54 |
| 第二节 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行政地理分析法 | 59 |
| 第三节 权威土语和政区中心变易的关系 | 67 |
| 第四节 方言地理和交通地理 | 68 |
| 第五节 方言地理和城市地理及商业地理 | 75 |

| | | |
|------------|------------------------------|-----|
| 第四章 | 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 ····· | 78 |
| 第一节 | 《诗经》时代诸夏语言区域的拟测····· | 78 |
| 第二节 | 两汉时代方言区划的拟测····· | 84 |
| 第三节 | 西晋时代方言区划的拟测····· | 88 |
| 第四节 | 宋金时代方言区划的拟测····· | 91 |
| 第五节 | 上海地区明清时代的方言地理····· | 104 |
| 第五章 | 语言化石与栽培植物发展史 ····· | 110 |
| 第一节 | 稻的栽培历史和传布····· | 111 |
| 第二节 | 麦、玉蜀黍、马铃薯和甘薯····· | 116 |
| 第三节 | 从胡豆说起····· | 118 |
| 第四节 | 柚子和荸荠····· | 123 |
| 第五节 | 箬和粽子、甘蔗和糖····· | 125 |
| 第六节 | 茶、辣椒及其他····· | 129 |
| 第六章 | 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 ····· | 134 |
| 第一节 | 地名和历史文化景观····· | 135 |
| 第二节 | 地名和移民····· | 140 |
| 第三节 | 地名和经济史····· | 145 |
| 第四节 | 地名和历史交通地理····· | 148 |
| 第五节 | 地名和民族史····· | 151 |
| 第六节 | 地名和历史民族地理····· | 153 |
| 第七节 | 地名层次和文化层次····· | 159 |
| 第七章 | 方言和戏曲及小说 ····· | 164 |
| 第一节 | 方言和戏曲研究····· | 164 |
| 第二节 | 方言与小说····· | 182 |
| 第八章 | 方言与民俗 ····· | 190 |

| | |
|-----------------------|-----|
| 第一节 方言和民歌研究····· | 191 |
| 第二节 方言和地方文化风貌····· | 198 |
| 第九章 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 | 208 |
| 第一节 底层词和底层文化····· | 209 |
| 第二节 外来文化和汉语外来词····· | 218 |
| 第三节 汉语外借词和汉文化的西渐····· | 242 |
| 第四节 域外方言和汉文化的外传····· | 249 |
| 后 记····· | 259 |

第一章 绪 言

第一节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似乎是很平常的东西，我们天天说话，处处用语言。只要生理上没有缺陷，小孩子学会说话比学会走路或用筷子吃饭更加自然平易，人们将它用于日常交际，也是不知不觉、毫不费力的。大概很少会有人意识到语言乃是我们的祖先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财富。没有语言，人类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持，人类的文化创造也无法实现。

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语言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谁也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推测是：距今大约四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这时候嘴才有可能发出清晰的语音信号，但是它们还不是语言。到距今二百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也许是由于人类祖先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人类获得了语言习得的能力，这些语音信号也就发展成为最初的语言。^①语言的产生意味着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的诞生，文化和语言可

^① 最近学术界有一种假说，认为猿人的发展经过海猿的阶段。其旁证之一就是人类的语言能力。假说认为，对呼吸的精确控制调节是人类发展语言的基础，没有这种在海猿阶段产生的控制呼吸的能力，人类不可能获得如此复杂的发声方法。

以说是共生的。

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语言在早期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中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西亚首次出现定居的农业文化。这时候人类语言已经发展到了接近现代的精微的程度，已知的最早文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虽然是互相促进的，但是语言的型式和文化的型式却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制约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型式并不决定于它的语言型式，文化型式的改变并不一定引起语言型式的相应变化，反之亦然；甲、乙两种文化之间和甲、乙两种语言之间可以发生互相影响、融合、替换等关系；但是甲、乙两种文化间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会引起语言间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古代日本和朝鲜曾受到过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们从中国文化中借去大量词汇，但是日语和朝鲜语结构并不因此发生变化。正象现代的日本从英语借入大量外来词，但是日语仍然还是日语。语言的核心是它的语音和语法的结构模式，而不是词汇。再如浙、闽两省的畲族早就改用汉语客家话了，但是历史上依然是长期保留畲族的文化特征。

很难找到文化型式变化引起语言型式相应变化的例子，但是语言型式变化引起文化相应变化却不乏其例。例如皖南在历史上是属于吴语区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来自湖北的大量移民，使皖南某些地方的原有方言湮灭，而代之以湖北话。同时这些地方也因此流行起黄梅戏来。黄梅戏源出鄂东黄梅县，原来以纯粹的湖北话演，现在却以安庆方言为基础。

语言本来属于文化的范畴，不过在文化现象中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们把它独立出来，讨论它与文化的关系。但是语言学家一般都是孤立地研究语言本身，而忽略了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探索。到十九世纪有些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把语言学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人类学家同时又是语言学家，他们通过种族、语言和文化三个纲目来研究人，认为“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见 Edward Sapir, *Language*, 中译本, 129 页）。这种看法革新了语言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学术界普遍地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语言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我国类似的研究开展得较晚。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大致相当于小学，包括音韵、训诂、文字三大部门。“小学”乃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学推求古音，训诂学考证词源，文字学解释字形，研究的范围限于书面语言，目的只是为了解经。进入二十世纪，西方语言科学东渐，才开始脱离乾嘉学派的轨道，扩大研究范围。但是几十年来语言学界的目光还只是集中在描写语言现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构拟古音为主要目的的历史语言学和以研究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为目的的应用语言学上。一九五〇年罗常培先生曾著有《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一书。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罗著的研究范围包括古今中外的语言和文化，本书缩小研究范围，只讨论中国境内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着重讨论方言与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问题。

第二节 方言和语言的关系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贺之章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描写自己从小离家，垂老才得还乡，人事早已变化，唯有乡音依然如故的情景。乡音就是方言，古今任何语言，除了使用地区很小，使用人口很少的以外，都有方言的地域差异。人们早就观察到方言的存在。《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的王充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见《论衡·自纪篇》）他正确地指出古书难懂的原因是：古今语言有历时的变化，又有共时的方言差异。

西汉扬雄所著《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书。扬雄的所谓“方言”是跟所谓“通语”相对而言的，“通语”或称为“通名”、“凡语”、“凡通之语”、“四方之通语”，都指的是通行范围较广的词语。

现代的语言学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同属一种语言的方言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其现代的形式在语音上必定有互相对应的关系。

方言(dialect)又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一般说来，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也有移民把它带来远离故乡的地方的，如流布在海外的粤语和闽南话。这些远离故乡的方言久而久之会演变成新的地域方言。社会方言(sociolect 或 social dialect)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等不

同，口音、措词、言谈也会有差别。例如二十世纪初年之前的常州方言有街谈和绅谈的区别。街谈是城里大多数人说话的形式，绅谈则或多或少局限于文人或官吏家庭。（见 Chao, Y. R., *Changchow Dialec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0, 1, 1970）语言的个人变体叫“个人方言”（idiolect），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每一个人说话的特点各不相同。个人方言也可以算是社会方言的一种。

本书所谓方言，如果不加特别的说明，都指地域方言。

在有方言差异的社会里，人们开口说话总是用某一种方言。相对于“方言”而言，“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在口头上使用的是“方言”，而不是“语言”。现代有些社会人为地制定“民族共同语”，人们说话当然可以使用这种民族共同语。但是我们仍不能将所谓“民族共同语”和“民族语言”等同起来。因为民族共同语也是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的。例如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人们说话常用普通话。且不管大多数人所说的普通话都是带有方言特征的，就是标准的普通话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北京话和北方话当然也是方言。我们并不能在普通话和现代汉语之间划上等号。语言、方言、民族共同语这三者的关系可以用图 1-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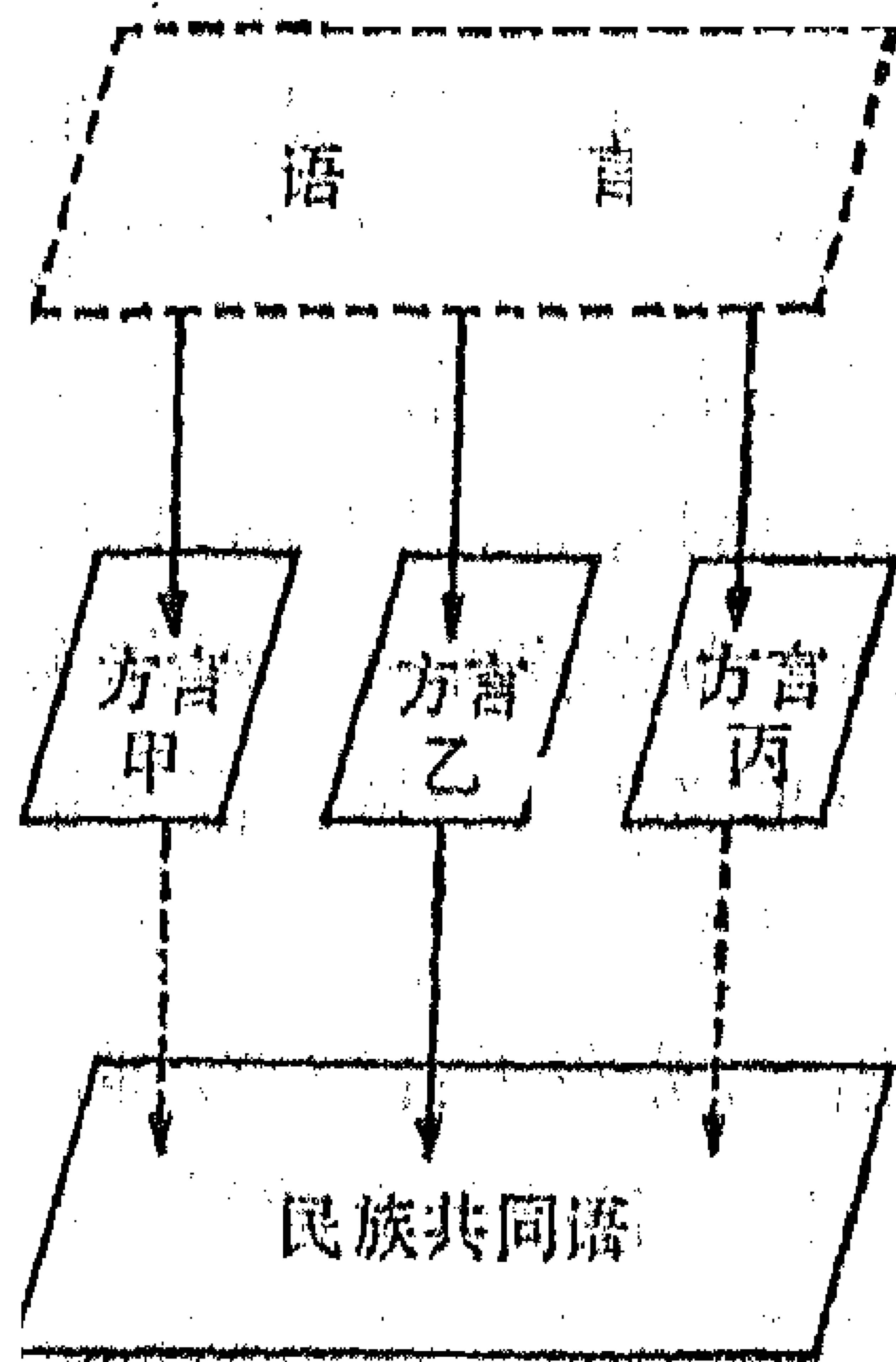


图 1-1

这幅示意图中的“方言乙”是基础方言。“民族共同语”虽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但其中一般都有许多成分是各方言所共有的。所以非基础方言和共同语间也有重合之处(图中用虚线表示)。

中国的大多数语言内部都有方言差异，并且方言现象非常复杂。研究这些方言现象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是一种引人入胜的事业。这也正是本书取名《方言与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方言

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目前还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这是因为我们对其中有些语言的知识还是不完备的，或者没有经过较充分的调查研究；对于划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也不甚统一，如果把某些方言当作独立的语言，那么语言的总数就要增加，一般的估计是六、七十种。

按国内语言学界的一般看法，这六、七十种语言分属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汉藏语系不论从地理分布的辽阔或使用人口的众多来看，都是国内最大的语系，它遍布全国，只是在西南、西北和内蒙的分布比较稀疏。阿尔泰语系分布于从新疆经内蒙到东北的中国北部边陲一带。南亚语系分布于云南省西南部沿边地带。印欧语系分布于新疆西北角。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又称南岛语系，分布于台湾省，即高山族的语言。

国内各种语言的系属关系见表 1-1。^①

^① 据张公瑾《谈我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载《百科知识》1981年第十期，略有增补和变动。

表 1-1

一、汉藏语系

汉语——汉民族共同语，回族、满族、畚族通用汉语

| | | |
|------|---|-------------------------|
| 壮侗语族 | { | 壮傣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 |
| | | 侗水语支——侗语、水语、仡佬语、毛难语、拉珈语 |
| | | 黎语支——黎语 |

| | | |
|------|---|--------------------------------|
| 藏緬语族 | { | 藏语支——藏语、羌语、门巴语、珞巴语、嘉绒语 |
| | | 彝语支——彝语、傈僳语、纳西语、白语、拉祜语、哈尼语、基诺语 |
| | | 緬语支——阿昌语、载佤语 |
| | | 景颇语支——景颇语、独龙语 |
| | | 语支未定——普米语、怒语、土家语、僂语 |

| | | |
|------|---|------------|
| 苗瑶语族 | { | 苗语支——苗语、畚语 |
| | | 瑶语支——瑶语 |

语族未定——仡佬语

暂归本语系——京语

二、阿尔泰语系

| | | |
|------|---|--------------------------------|
| 突厥语族 | { | 西匈语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撒拉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 |
| | | 东匈语支——柯尔克孜语、西部裕固语 |

蒙古语族——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

| | | |
|---------|---|------------------|
| 满·通古斯语族 | { | 通古斯语支——鄂伦春语、鄂温克语 |
| | | 满语支——满语、锡伯语、赫哲语 |

暂归本语系——朝鲜语

三、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高山语

四、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崩龙语支

佤语、崩龙语、布朗语

五、印欧语系

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俄罗斯语

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塔吉克语

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重要的语言，它包括七大方言。

1. 官话。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分布于整个中国的北部、长江以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以及下列省份沿长江的部分地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2. 吴语。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8%，大致分布于苏南、浙江大部分地区及江西与浙江比邻的几个县。皖南的徽州方言和浙西的建德、淳安方言是否归属于吴语还未最后确定。

3. 赣语。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2%强，分布于江西的北部和中部。

4. 客家话。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4%，分布于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福建的西部及台湾的新竹、苗栗等地。赣语和客家话是很接近的，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种方言的两大支派。

5. 湘语。传统的看法包括新湘语和老湘语，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5%，分布于湖南洞庭湖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按笔者的意见，新湘语可以划归西南官话。湘语只应指老湘语，分布于湘西南的七、八个县，以及与之比邻的广西的四个县。

6. 闽语。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4%强。分布于福建（除闽西客家话区外）、广东东部和海南岛及雷州半岛一部分、台湾大部分地区、浙南与福建比邻的小部分地区。

7. 粤语。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5%，分布于广东大部分地区、广西东南部。

粤语、闽语和客家话在港澳及海外亦有分布。